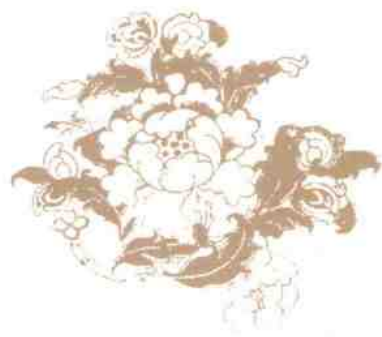




是汉人也好，是
藏族人也好，何必分
得那么清楚，反正我
们都是一家人。你身
上流着的是我的血，
扎西身上流着的是你
的血，我们身上流淌
着同样的血，是黄皮
肤，黑头发的血。

彭莉 著

格桑梅朵



贵巧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彭 莉 著

格桑梅朵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桑梅朵/彭莉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27-04545-8

I. ①格…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267 号

格桑梅朵

彭 莉 著

责任编辑 陈 晶
装帧设计 圣 立
责任印制 唐 晴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hn.com
网上书店 www.hb-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1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5665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545-8/I·118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格桑梅朵》的文化承诺

·李文明·

格桑梅朵即格桑花，是开放在藏区的一种圣洁的花，在中华花谱里，我不知道该怎样给它排位，但我知道这样的花一旦走进生活，走进记忆，便花事纷繁、花枝俊俏和最善解人意了；一旦走进文学，走进艺术，便会演绎出多棱镜般的心智图语。《格桑梅朵》，它形象诠释了自然、生命、生存的要义。

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被誉为国际美学界的领袖，他在大著《美学与艺术理论》“崇高与悲剧”一节中，分析崇高那些情形时说：“对象的巨大尤其使我们印象深刻。金字塔、哥特式大教堂、暴风雨以及狂暴的群众革命，对于死亡的蔑视都依其巨大与力量而表现为崇高”。但他同时也讲到“一粒小麦，加上五粒，便出现了一堆这样一个它们原先所不具备的质。我加在99公分上的1公分并不比加在20公分上的1公分要长，然而它却产生出一种公尺的新概念”。这里一下有了量到质飞跃的哲学思考。

《格桑梅朵》写了生态环保这一重大主题，这无疑是人类赖以生存共同关注的母题，很神圣，很崇高。她在文本中呼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生态环境危机也已来临。”这是鞭辟入里的警示。谁愿看到地球上所有的高山都谢顶？所有的江河干涸到最后只剩下人类一滴眼泪？面对小说里的铺排，九山县里截流要修建电站，作者的心里“犹如平静的湖水投入

了一颗水雷”般的震痛，提出了“能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没有大坝的河流？”真是振聋发聩！作者还通过疯狂的淘金者和旅游开发“太阳谷冰川公园”、“康巴风情区”、“月亮坝”等项目对生态影响的忧虑，巧妙地用“我梦见了河神，河神说有人把它的肠子都掏空了，它发怒要惩罚这些人”的噩梦说事。“肠子都掏空了”，这是量的变化，而质的变化是地震、泥石流、飓风，这些大自然中的怪兽！断它们的后路吧，靠什么？生态！生态！还是生态！

藏汉同胞的世代和谐友好是《格桑梅朵》自始至终追索的一大脉络。贯穿全书。书中桑丹与阿爸的对话、柳如娟的感悟已概括了一切：

“阿爸，你说我们家前世是不是汉人呢？咋就跟汉人这么亲呢？你和我阿妈是藏汉结合，扎西又娶个汉族媳妇，藏族人和汉族人结合来结合去，我都不晓得下一代到底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

“是汉人也好，是藏族人也罢，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扎西流着的是你的血，我们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是黄皮肤、黑头发的血。”

面对这一群可爱的人，柳如娟的眼睛潮湿了。是的，生活在这样一群人当中，自己是汉人还是藏族人呢，柳如娟自己也分辨不清楚了。或许，根本就用不着分辨的那么清楚。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还能说什么呢？渗透到灵魂和血液里的和谐呵！

“柳叔，快闪开，树倒桩了！”（悲剧发生了）……大家终于把父亲平放在了地上，木桩的一截还留在父亲的肚子里，父亲的眼睛依然圆睁着，手里还握着那株格桑花。山风吹过，格桑花枝晃了几下，又直起了腰身。

父亲的手依旧紧紧攥着，手里的格桑花依旧灿烂。扎进父亲肚里的树桩已经取出，而缝合的伤口还在渗出鲜

血，斑斑血痕将白色孝布染出了一幅画图。“格桑花！”柳如娟嘶哑着声音说道。高辉一看，果然，一朵血红的格桑花正开放在白色孝布上。

就这样，两朵格桑花义无反顾地陪伴着柳如娟的父亲走向另一个世界。

我想到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是写伤感美的高手。你瞧，她在一部书里，写一个人站在船头，翱翔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是背景，这个人的头已经被人砍掉了，可他依然站立，脖颈上的红围巾，始终飘荡着，作家将他的生命复活了！

格桑花和红围巾这两个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我在这里讲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绝非旧话重提。现实主义的任务是什么呢？用当代文学大师孙犁的话讲：“现实主义的任务首先是反映现实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型。不可能说作家的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它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

《格桑梅朵》的写作者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了藏区的生活，她沉在生活的底层，一沉就是15年，她又有3年的林场工作经历。她亲眼见到甚至直接参与，一座大山、一片森林会在一片锯斧声中丢失昔日翡翠般的容颜；她亲眼见到载着超重木材的卡车一次次地辗死人，一棵又一棵的“倒桩树”压死人。大山开始失血和贫血。她面对现实，抖开心灵地图，她要保护和延续它本真的色块，磨砺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二十年过去了，她以自己的良知，以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的责任，以艺术上的修炼准备，以严肃的写作态度，塑造出艺术典型，完成了这部长篇佳作。它不是循迹应声之作，而是独创性的。当付梓出版的时候，她终兑现了自己的文化承诺。

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承载，没有了民族话语的个性特质，等于抽掉了民族文化的脊髓，又怎样继承和传播民族文化？《格桑梅朵》在语言民族化、陌生化追求上，是有自己路数的。书中，扎西话语的民族性与柳如娟话语的

民族性各有根脉，又有融会，但却避开了同质化的弱智言说，难能可贵。她建构的文学之厦，处处有语言的金砖在闪光——

地平线像位妙龄织娘，在远方缝合着大地。

那一座座锯齿形雪山，将天地锯开，显像天地宇宙的无限。

钢锯的利齿带着它的身体深入到柏树的骨子里时，锯末犹如眼泪般倾泻而下。

我为爱情打开了两扇门，哪一扇门通向幸福的天堂呢？

山顶上的灌木永远是灌木，溪涧边的松柏永远是松柏。

大小河流都有两岸，大小事情都有两面。

看到蜜蜂嘴上有糖，莫忘它尾上有刺。

……

哲思、诗意、新颖、精炼和隐喻，构成写作者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色。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本书作者名为《夏雨的眼睛》的小说散文集面世。这部散文集让我们看到一幅藏区生活的鲜活图景，那双洞察生活夏雨般晶莹的眼睛至今仍闪烁着文学的光彩，接着她又开始长篇的文学旅程，当然是心智走向成熟的旅程，我虽然未走进她文学的生发地，却走进了她文学的现场。在这里，我看到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艺术在活跃，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让技巧变得很蹩脚，心灵的秘境和思想赢得自己的尊严。美学大家王朝闻讲：“美学，研究感觉和感情的学问。”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大美的“雪山”、蔚郁的“草原”、饱满的“日子”、到位的“角色”、妖女的“生死”、升华的“生命”等章节，都浸润着属于写作者个体的感受和浓烈感情，冠以饱满、到位、升华、大美这些词，恐不为过。当然，有的章节笔墨用得太过吝啬了点，放开一些似乎会更熨帖；形象丰满的人物——高辉，因他近乎完美的强大，让我少了解读的心理准备。面对小说的语境，但愿我不是失语。

当本文结束的时候，正值金秋时节，我要说，《格桑梅朵》属于作者沉甸甸的一份收获，属于世代和睦的汉藏民族，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10年9月12日凌晨

格桑梅朵



格桑梅朵

目录

001	第一章	雪山
019	第二章	草原
025	第三章	鱼水
036	第四章	认骨头
049	第五章	结婚
057	第六章	日子
076	第七章	山河
086	第八章	猎手
099	第九章	角色
115	第十章	生死
125	第十一章	淘金
145	第十二章	歌者
173	第十三章	河岸
197	第十四章	生命



雪山

“我为爱情打开了两扇门，哪一扇门通向幸福的天堂？”柳如娟内心纠结着。

高辉、扎西的形象在她脑海里相互摩擦，这摩擦产生的热量，使她浑身灼烫。她闭着眼睛，一伸腿掀开被子一角，空气的对流使她的身子激灵一下，有了通透的舒爽。

“大冬天的，咋这么热，气候真反常。”柳如娟嘟囔一句。

柳如娟睁开眼睛时，看见阳光从牛毛毡的破洞处漏进来，正好射在她的脸上，令她的眼隐隐作痛，如扎了芒刺般。

森林冬天的清晨，静得能听见沙沙的落雪声，一阵北风掀起贴门缝的报纸。“好冷”，柳如娟的脊背一阵阵发凉。

她赶紧穿好衣服，走到离床头不到两米的火炉旁边。长方形的火炉是用铁皮箍制的。柳如娟用火钳夹开炉盖，再拨弄一下炉桥的柴灰，使柴灰都掉进炉膛里，才能很快地生火取暖。火钳生来就是个冷血的家伙，柳如娟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火钳就像根冰棒冻得她的右手有些麻木。她把火钳撂在地上，呼一口热气暖了暖双手，接着又十分麻利地用小斧头劈了一些碎柴。柴火要碎到拇指般粗细的，这样用牛毛毡一点，它就通体燃烧了。

在寒冷的冬天，火就成了人们最亲近的朋友。柳如娟享受着火的温暖，心里却有些空落落。该成个家了，有了家，再冷的空气都被家的温馨焐热了。但是，高辉和扎西究竟哪一个人更好呢？这个答案她寻找了很久，因为没有结果，让她变得有点宿

命，她相信命运的安排。

柳如娟右手揣进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枚小小的硬币，硬币是圆形的，一面有精美的牡丹花和“1元”的字样，另一面则是国徽、国名、汉语拼音，年号是1990，柳如娟摩挲着硬币，使硬币渐渐有了温度。

高辉、扎西，两个男人的名字在柳如娟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命运之神到底会把自己交给谁呢？还是用硬币投票决定吧。柳如娟把硬币放在手心双手合十哈一口热气，然后把硬币轻轻丢在桌子上，硬币在桌子上弹跳的时候，柳如娟就默念着：“币身是花的代表扎西，是国徽的代表高辉。”

“是扎西。”等硬币静静地躺下时，柳如娟的眼睛里开放了一朵牡丹花。再丢五次硬币吧，看看扎西得票多还是高辉得的多。六次反复下来，扎西和高辉各得三票。柳如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看来，命运真是个神不可测的东西，既然它这么神秘，自己又有何本事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美丽的格桑梅朵，呀啦嗦……你盛开在辽阔的草原，你染绿了生命的颜色，吹醒了大地的睡眠……”扎西总是唱着藏歌，他是每天最早从家里走到工地的一个。

“好美的雪景。”扎西按住被寒风撩弄的藏袍叫道。这个晶莹如少女肌肤的雪山，在太阳照射下闪着银子般的光芒。

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扑得人眯缝着眼，一脚踩在地上，鞋顿时湿了。路旁的矮荆棘在北风里颤颤地点头。抬眼望云，整个世界亮晶晶的，迷人眼睛，一恍惚，以为谁铺了满地白银，而自己竟成了富翁了。

小溪的岩壁上，垂挂着条条冰柱。扎西轻轻一掰，啪地断了，便在扎西热乎乎的手心里发娇发傻地流出来。

扎西的歌声传遍了工棚的每一个角落。工棚是用从山上砍伐的木材搭建的，木材切割成薄板装成了墙壁，屋顶先用牛毛毡铺成一溜，再用薄板压住牛毛毡，把钉子密密地钉上，一排排平整别致的小木屋就盖好了。这种房子有一个特色：不隔音，在这间屋里打一个呵欠，隔壁房间里也能把这呵欠声听得清清楚楚。

工棚屋顶上的残雪在太阳和清晨的炊烟里耗尽最后一点颜色，山上、树上的积雪晶莹地闪着光亮，灰色的木屋在这片静谧的世界中矗立成一幅风景图。

“扎西，扎西，为什么刚刚才梦见他，他就出现在我眼前？这就是缘吗？如果自己跟扎西有缘，那么跟高辉呢？这几天是怎么了？这两个人老在心里晃来晃去。”柳如娟缠毡子（毡子，一种绑腿）在腿上时，手指的冻伤钻心地疼，而扎西那山一样的体魄，深井似的眼睛，在柳如娟的心里像烙印一样，抹也抹不掉。

“如娟，喝茶了，滚烫的酥油茶哦。”扎西推开房门，提着保温瓶，边往屋里走，边用手抖着头上、身上的雪花，柳如娟轻叫一声“扎西”，喉头有些哽咽，眼里溢满泪水。

扎西径直走到书桌前。桌子的腿用木条钉成了八字形，两块木板往上一放便成了桌面。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有一张床、一只火桶、一张桌子。柳如娟是个爱美的人，她用一张蓝底白花的棉布往桌面上一铺，整个书桌显得别致而又有情调。扎西帮忙整理桌上堆放的东西，《藏北游历》《西藏风土志》等书籍映入他的眼帘。

对于眼前这个女人，扎西是喜欢的，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扎西的魂已经丢在了柳如娟的身上了。扎西知道自己爱这个女人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吃饭时想的是她，走路时想的是她，就连睡觉时梦里还是她。柳如娟就像影子一样在扎西心里晃来晃去，而扎西却没胆量对柳如娟说出自己的爱，他怕一说出来会吓着这个美丽的女孩。毕竟，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藏族人，她会接受自己吗？扎西脑子里总是混混沌沌，想这想那，魂不守舍的样子。

柳如娟刚把头发梳好，扎西掏出一个银质发卡，双手捧给柳如娟，柳如娟微笑着看一眼扎西，扎西顿时觉得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柔美的眼睛里了。

眼前这个女人，身穿一件翠绿色的紧身棉袄，身材高挑，一头披肩长发，明亮的大眼睛像夜空里闪烁的星星，绸子般细腻的皮肤散发着奶酪的色泽，好看的嘴唇含着浅浅的甜笑。这是一件多么精美的艺术品呀，扎西胡乱想着。

“如娟，这个发卡是我专门找一个老银匠打的，但愿你能喜欢。”

柳如娟接过发卡放在掌心，像极了一朵盛开的格桑花，它做工精细，银色的花瓣在珊瑚石花蕊的映衬下更加绚丽夺目。

“扎西……扎西，我也要喝酥油茶。”达瓦央宗搓着手，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早知道你个馋猫要来，给。”扎西递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

给达瓦央宗，又端一碗给柳如娟。

柳如娟双手捧着茶碗，茶碗温暖，碗里升腾的水雾模糊了她的双眼。她喝一口酥油茶，突然想起了高辉。

柳如娟20岁生日时，高辉跑了几十里山路去打了几只山鸡，用省下来的最后几钱菜油爆炒了，并斟了两杯平日舍不得喝的散白酒，说：“如娟，你爸临终时将你托付给了我，做哥的要好好照顾你……”

柳如娟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伐木倒桩时被木头砸死的惨状，不禁落下泪来。父亲是最早支援边疆建设的一批人，他每次回家讲得最多的就是高原上的雪山、草地、牧人。父亲曾说，高原的冬天虽然很冷，可是他与藏胞的感情却很热，有这份热烈的感情，再冷的冰雪都被融化了。

秋天的朝阳穿过树木密织的经纬，缥缈的白雾拂面而过。整个森林被翠绿染遍了，山是绿的，水是绿的，阳光穿过森林时也被染绿了。

父亲目光如炬，身材结实。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咔叽布工作服，扛一把斧头在肩上，斧头在树林里的阳光下斑驳地闪着寒光。高辉拿一把手掌一般宽窄，半人高的钢锯紧跟在父亲身后，斧头的光亮弄得高辉心里七上八下地。

叔侄俩到了伐木地点。这方圆近千平方米的林木是他们俩整个夏季的采伐目标。

“今年的伐木任务完成了，我就回家去看看如娟他们。”父亲点燃一根纸烟，坐在一根伐倒后的柏树上说。

“叔，你看看，才砍伐了一年，好好的几十亩森林就一砍而光，长此下去，咋个得了哦。”高辉把斧头丢在地上，挨着父亲坐下。从山腰向下望去，伐木工人所到之处，地表已经光滑得看得见山脚了，而山上的树木却遮天蔽日望不着天际。

“听说中央即将出台一个林业企业大转产的政策，到时候我们这些林业工人大多数会转回内地，只留少部分人在这里护林。局里有很多人都递交了转产的报告。”

“柳叔叔到时就可以回家跟亲人团聚了。”

“回家虽然好，而森林也需要人守护。我很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但是跟这里的藏族人处久了，心里一时半会儿还割舍不下他们呢。这下弄得我两难了，到底是走是留，我心里还没个决定。”父亲说完，把烟头在树干上摁灭了，便挽起衣袖开始干活。

叔侄俩今天要伐倒的是一根脸盆般粗壮的柏树。别的柏树都分枝少，一根树干长上去直光溜溜地，今天这棵柏树却不同，在离根部一米左右处长了两根枝丫，枝丫壮实得如成人的拳头一般粗细。

“龟儿这棵柏树，还分了枝丫，变种了嗦。”父亲拍了拍树干，仰视着它，人在它的面前立刻变得十分矮小了。

柏树的周围长满了齐膝的野草。叔侄俩把草踩平整了，一只腿单跪在草丛中，另一只腿半蹲着开始锯柏树。

俩人以树为分界线，在树的两边配合着拉锯，你一锯子拉过去，我一锯子回过来，钢锯的利齿深入到柏树的骨子里时，锯末犹如眼泪般倾泻而下。当钢锯完全淹没在柏树里时，锯子就在里面卡住了。

叔侄俩轮番上阵，抡起斧头对着锯口处一阵猛劈。“咚咚”的伐木声惊动了林中的飞鸟，飞鸟哀哀几声在上空盘旋一阵便苍然远去。

树干抖了几抖，身体里发出一阵吱吱的怪叫，树该倒桩了。叔侄站在斜坡的高处，准备俩人一起用力推倒这棵高大的柏树。就在这时，父亲看到一朵金色的格桑花，在杂草丛中冒出了头脸，它静静地站在父亲的斜对面。那好看的花朵瞬间幻化成女儿如娟的小脸蛋……粗壮的松树倒下去，一定会把它砸得粉身碎骨的。

父亲一个箭步斜着冲过去，重心的失衡使父亲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快手摘下格桑花，三步并作两步撤往高处，那棵柏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柳叔，快闪开，树要倒桩了！”高辉跑上前去，想要扶住那棵柏树，只觉得树身抖了几抖，一股无形的力量把高辉掀翻在地。他耳边响起轰一声闷响，一片翠绿的颜色从高辉眼前跌入尘埃，一个画面定格在了高辉的眼里。

柏树已经横躺在地上，它的断杈枝丫插进了父亲的腹部，父亲直挺挺地站在那里，鲜血在高辉的眼里绽起一片红霞。

“柳叔叔……”高辉慌忙扑过去抱住父亲的双肩，父亲翕合了一下嘴唇，“高辉，我去后，女儿如娟来顶班，你要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她……”如娟的父亲口里一股血箭喷出，再没说一个字就耷拉下了脑袋。

“快来人呀，救命呀……”高辉呼天抢地的声音在山谷久久回荡。他双手撑住如娟的父亲的身体号啕大哭，却一动也不敢

动，他怕稍微一动，尸体的自重会迫使那根柏枝穿透父亲的腹腔。高辉和如娟的父亲的眼神一对视，他发现，如娟的父亲那圆睁的眼睛里有一片小小的森林，翠绿的颜色带着如娟的父亲向另一个世界走去。

在邻近伐木的二毛、大铁他们赶过来，六个人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高辉双手撑着如娟的父亲的尸体，如娟的父亲直直地站在那里，手中的格桑花的颜色刺痛了二毛的双眼，二毛的眼皮一跳，眼泪就滚了下来。二毛擦一把眼泪，忙从腰上解下皮带，在如娟的父亲的胸前围过，二毛站在如娟的父亲的身后一拉皮带，高辉方才腾出双手来。

“二毛，稳住别动。一拉动，死者的肠子会跑出来的，他死得太惨了，要给他留个全尸。”高辉泣不成声，挥手示意大铁他们几个帮忙。等四个人分立两边握紧了柏树的枝丫时，高辉再用小锯从中间开始锯，每拉一锯，高辉就看见鲜血从死者的身体里涌出。此时此刻，锯齿声仿佛在切割高辉的心脏，他拉锯的手就软了下来。

“高辉，让我来锯吧。”大铁颤声说道。

“我能行。”高辉用牙咬住下嘴唇，他的心抖动了起来。“一定要轻轻锯，不能让你再受痛苦了。叔，你只是睡着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肚子上的柏树枝拿掉的。你要坚强一点儿呵，你还要看你女儿呢。”

一个小小的柏树枝，几个大男人轮流锯也花了三个多小时时间，而嗤嗤的拉锯声却擂动着每个人的耳膜，胀满了每个人的心田。

人与树分开了。大家把如娟的父亲平放在了地上，木桩的一截还留在如娟的父亲的肚子上，如娟的父亲的眼睛依然圆睁着，手里还握着那簇格桑花。山风吹过，格桑花摇晃几下，又站直了腰身。

柳如娟和母亲赶到工地时，父亲已静静地躺在灵堂里。纸做的小白花圈装饰着父亲的遗像，花圈孝布把父亲的棺木簇拥着。母亲哭晕过去了好几次，工友们一面照顾她们母女，一面张罗父亲的后事，嘈杂的脚步声夹杂着母亲的号啕声，声声滴血。

母亲哀号着叫着父亲的名字，柳如娟流着泪叫母亲。劝说的人来了去，去了又来。母亲绝食拒医，声音沙哑，仍哭着，叫着。

达瓦央宗来了，她拉着母亲的手说：“阿姨，不要哭了，我们藏族人有种说法，横死的人，亲人不能哭，哭了，你的眼泪会

变成雪弹子，打在他身上，又冷又痛，灵魂上不了天……”母亲听了，情绪渐渐稳定了。

扎西吃惊地望着达瓦央宗，眼睛里的意思是：“藏族人的说法是溺死的人亲人不能哭。”

达瓦央宗向扎西摇摇头，扎西明白她是善意的谎言，便不做声地走开了。

柳如娟跪在棺木前烧冥纸，泪水一潮紧接一潮。一阵穿堂风扫过，纸灰如黑蝴蝶集结在空中，又飘然落下，在柳如娟孝衣上的黑蝴蝶瞬间羽化。

高辉进屋来，轻轻地拍了拍柳如娟的肩。柳如娟泪眼看着高辉，走到的棺木前再次瞻仰父亲的遗容。父亲依然双眼圆睁，白色孝布依然盖不住他紧握格桑花的右手。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叔就是不闭眼，也不松右手。大家无奈，只好就这样请他上路了。”高辉歉意地说。

柳如娟一言不发，父亲手里的格桑花已经枯萎了，却还散发着生命的信息。留在父亲肚子上的树枝，通过医生做手术已经取了出来，而被缝合的伤口处依然浸出鲜血，斑斑血痕在白色的孝布上印染出了一幅图画。

“这多像一朵格桑花呀。”柳如娟沙哑着声音说道。高辉一看，果然，一朵血红的格桑花不正开放在白色的孝布上吗？

柳如娟见状，顿时心如刀割，她伏在棺材上，握住父亲冰冷的手说：“爸爸，我知道你爱格桑花，你放心，女儿也一定会变成一朵勇敢的格桑花的。”

奇迹发生了。柳如娟看见父亲的手指微微一动，他手中的格桑花掉了下来。柳如娟轻轻地抹了一下父亲的眼睛，父亲的眼睛永远为这个世界关闭了。她又温柔地扳直了父亲的手指，给父亲盖好了与世隔绝的孝布。

就这样，两朵格桑花义无反顾地陪伴父亲走向另一个世界。一朵代表生命意义的格桑花和那被鲜血染成的格桑花交相辉映，在人们的脑海里抹也抹不去。

父亲把这里当成了家，永远留在这里了。

我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吗，柳如娟问一声自己，将酒一饮而尽，酒一路火辣辣地下去，呛得她满眼泪花。

“如娟莫哭了，如娟莫哭了……”高辉挨过身来轻拍柳如娟的肩。



柳如娟把头伏在高辉的怀里，额前的刘海擦过高辉的鼻尖，白皙的脸被火烤得泛起红晕，泪眼迷蒙。高辉看着，脑袋嗡的一响，有些不能自持，全身僵了一般，手脚都不能动了。

“高辉，我去后，女儿如娟来顶班，你要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她……”柳如娟父亲的遗言在高辉耳边雷鸣般地响起。

扎西突然闯了进来。高辉冲出工棚，踉踉跄跄向山林跑去，漫天的雪染白了他草绿色的棉军帽。

……

柳如娟正想着心事，扎西走过来问道：“酥油茶好喝吗？”

“好喝得很，喝得我浑身都出毛毛汗了。扎西，你天天给我们送嘛，等哪天我们成了一家人，你就不用送了。”达瓦央宗抢着回答，脸上竟泛起了红晕。

达瓦央宗健硕的身材，散发着熟透的气息，她笑起来的时候，眉头微蹙，杏眼半闭，高挺的鼻子俏皮地逗人爱怜，如珠的妙语从她性感的嘴唇里吐出来时，这个女人就自带了一股魔力。

“好吃嘴，还敢涮我，看我不把你的嘴撕成兔子嘴。”扎西说着就去撵达瓦央宗，达瓦央宗笑着跑了出去，银铃般的笑声在山林里回荡。柳如娟听着，不自觉地微笑了。这一笑，柳如娟仿佛找到了答案，原来达瓦央宗和扎西才该是一对的。

拖车轰隆隆的声音渐渐远逝，柳如娟才背上背篋、水壶走出牛毛毡房来。

“咦，如娟，今天咋不坐扎西开的履带拖车？达瓦央宗都坐上走远了。”工人们把饭盒放在她的背篋里时问道。

“坐在上面突突突地跳，筛糠一样难受。”

“筛糠，那才安逸。我要变个女娃子就有福享了。”二毛把“押脚子”（一种伐木用的工具）抛得老高又接在手中说。

“狗日的二毛，扎西听见不捋你娃的烂嘴。扎西是藏族娃，我们工段的临时工，我们如娟是‘汉唐美人’。我就搞不懂了，你们咋净说些扯不上关系的话。”高辉捏着二毛的手臂，一字一顿地说着，疼得二毛龇着牙，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二毛，真想扇你一耳光，让你满地找牙，捏疼了吧，活该。”柳如娟幸灾乐祸地说。她不知道为啥自己一下子会火气这么旺，难道是因为达瓦央宗坐扎西的车？

“还是如娟好。如娟，我来帮你背背篋，将功赎过吧。”二毛说。

“有我呢，还轮得到你来背？”高辉抢着说。

“去，去，去，烦得很，离了你们男人我就不能活了？一个背篋我都背不起？”柳如娟黑沉着脸。高辉、二毛无奈地互看一眼，一低头就走开了去。

柳如娟慢吞吞地落在队伍后面，抬眼望去，几个黑色的身影在雪的世界里像几只寻觅花香的蜜蜂。

“这鬼天气，真反常，数九寒天的咋这么热呢？”柳如娟用手背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毛毛汗，浑身像扎了麦芒一般燥热难受。

这时，迎面走来了身穿铁锈红僧衣的巴登喇嘛，柳如娟听说他是个能预知人的祸福的高僧。柳如娟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去打招呼：“大师好。”

巴登喇嘛微笑着点了点头，伸出他那只能带给人吉祥的右手摸了摸柳如娟的头。

“大师，给我看一看，我这一生怎么样？”柳如娟期待法官宣判似的急切地问。

巴登的目光向着远方，答非所问地说，“森林是地球的毛发，山石是地球的骨骼，河流是地球的血液，地球生病了，鱼水情更深了。”巴登像念什么经文般呢喃着向山上的庙子里走去。

森林怎么了，山石怎么了，河流怎么了，不都好好的吗？鱼和水更是密不可分。喇嘛的话好奇怪，柳如娟心里犯着嘀咕。

山上那片树林被砍伐后，光溜着，雪地里的哨旗格外醒目，山那边的人将红旗摇动几下，这边扎西就把绞盘机起动得轰轰直响，声音在空旷的山林里久久地回荡。被钢绳捆着的木材从索道上慢慢地滑了过来，滑下山坡，越过一条冰封了的小溪，缓缓地落在毛坯公路的上空打旋。

积木堆上的几个人，用“押脚”抓东抓西地将悬在空中的木材摠着，高辉领着众人喊号子：“太阳出来红彤彤，男人们生活大不同，白天操着押脚子，晚上搂着小娘子……”等盆口粗、丈多长的木料稳在木料堆上后，就上去把钢绳解开。

冬天的日子，全段没有假期的工人把热天采伐过的木材放下山来堆积在路边，等来年货运车运到山外去销售。

达瓦央宗用脚踢着积雪，雪花从地上飞起，又缓缓地跌落尘埃。达瓦央宗很喜欢这种腿上功夫，有了这件事可做，好歹可以打发一下时间。“还是去拾点烧火柴，等会儿烤饭要用。”达瓦央宗这样想着，走到一棵老松树前蹲下，刨开它根部的积雪，积雪在她的双手里融化时，达瓦央宗还是打了一个寒战，她感到了